

40061
:16



宗鑑法林卷四十六

保福展

鏡清怱

鼓山晏

翠巖參

長生然

鵝湖孚

卷四十七

安國瑄

洞巖休

太原孚

黃龍機

明招謙

招慶匡

報慈雲

報恩資

王延彬

報慈欽

招慶澄

建山澄

鼓山宗

保福豁

大龍洪

白馬靄

黃龍達

棗樹二世

嘉州水

卷四十八

法苑珠林目錄卷四十八 天口雲門

雲門偈

卷四十九

雲門偈

卷五十

雲門偈

白雲祥

德山明

巴陵鑒

雙泉寬

香林遠

宗鑑法林卷四十六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雪峯存嗣

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

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
不得

翠峰顯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昭覺勤

云翡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

虎之機須施嶮巖之句雖然如是祇知與麼來不知

與麼去或有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羶羊
挂角祇向它道不敢孤負先師委悉麼山高豈礙白
雲飛 笑巖寶云保福要且祇有千尺寒松我若作
保福待它恁麼問劈脊打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
得翠峰恁麼道也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雪峰未審何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拊擊自然皆率
舞不須羌管隔雲吹 虛堂愚

平生滾滾舌瀾翻話到家常下口難不獨爺名兒要

諱感恩自古重如山 月涌潛

十載披霜難卻易一朝衣錦易還難相逢盡話寒酸

事重把頭巾仔細看 直指南

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
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商量猶未得剝絕
作麼生得剝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
作活計慶卻問汝又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
膝

翠峰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剝
絕灼然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
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大瀉秀云保福拈
提頗有宗風及乎問著又卻拖泥帶水 天童覺云

俱忘未忘奪人奪境爲什麼保福不甯長慶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三月春風柳帶烟鷓鴣啼在綠陰邊一泓湛水藍如靛飲滿行人不著錢

頻吉祥

保福因長慶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卻問汝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頭今第一第二臥龍不鑿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

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翠峰顯

如來語爲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

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搥布鼓

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

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白雲端

保福上堂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閣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

翠峰顯云保福有生擒虎兇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
雖然如是要且放過保福一著祇如翠峰與大眾還
許諸方檢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
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護國元云
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者僧可惜許錯
轉話頭待它道闍黎還構得麼向道明眼宗師天然
猶在當時下得者語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艸鞵行腳
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保福與者僧
敲擊且置且道構得底是箇什麼又那箇是構得底
那箇是構不得底大眾還會檢擇也未古南不避口

業爲你分析一上構不得底活得也無用構得底死
去又何妨忽有箇出來道卽今是死是活拈拄杖便
趁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什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
迦佛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卻是汝瞞我又問飯
頭獲闢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
尚莫瞞某甲師曰卻是汝瞞我又問僧汝作什麼
業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
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卻是汝瞞我又問僧汝名
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

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卻是汝瞞我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瞞人瞞我無人
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翠峯顯

軟套索用來便勝他戈戟敵軍前笑他死戰無機變
往往功難蓋古賢

思修聞

保福病問僧曰我與汝相識年淡有何方術相救
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清涼欽別云和尚解忌口麼 翠峯顯別云祇恐難
爲和尚 瑞巖愠云者僧也不易得怎奈保福心尚
未甘當時祇好輕輕道和尚病得幾時看他出什麼

語卻云不堪發藥豈不籠罩古今

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
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前著僧
拋了卻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觸
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

翠峯顯云然則者僧被熱瞞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
直翠峯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者一隊漢或僧堂裏
來寮舍內出觸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
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拄杖下座 古南門云翠
峯也似隨樓說甚觸著磕著遂卓拄杖云直得百

襍碎了也你輩麤心還知麼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盃開單飽便休觸著磕著如薦
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著聰

保福聞長生卓菴乃往相訪茶話次生問曾有僧
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
曰從展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
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值一等是恁麼事
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日適來出自偶爾

老宿云毀又爭得 又一老宿云惜取眉毛 太原
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翠峰顯別云若非和尚

證盟拂子一生無用 報慈遂云一等是恁麼事爲
什麼有得有不得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曾
聞十三娘叅見瀉山是否曰是師曰瀉山遷化向
什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似
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者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
不鼓者兩片皮又堪甚麼鄭曰合取狗口

瀉山遷化絕音容剔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
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靜

保福簽瓜次太原孚到師曰道得與你瓜喫曰把

將來師度一片與孚孚接得便去

翠峰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試辨看
南堂欲云猛虎口中奪食饑鷹爪下分食太原較些
子保福若具奔流度刃底手待伊擬接便與拋向背
後看它把什麼蛇弄

故園回首客初來特地慙勤酒一杯惟有新詩似相
識暮山吟處共徘徊

海舟慈

保福問僧曰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張三
李四有人從佛殿前過汝爲甚不見且道佛法利
害在什麼處曰爲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便

喝復自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殿還見不
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

安樂泰云保福就地彈死雀待云爲伊有一分麤境
所以不見便道伶俐衲子只消一箇且埋它三十年
保福曰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
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
夢見在

興善康云保福入艸求人早已通身泥水者僧羅星
入命難免吉少凶多復頌

解奏胡笳別有腔風前清韻自悠揚過雲直入青霄

外石女聞之應斷腸

保福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什麼童曰不會卽目前包裹師曰會卽目前包裹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粼粼一瓶久醞茱萸酒共酌花前醉兩人

澗菴怡

越州龍門鏡清道愆禪師

雪峯存嗣

問雪峰古人有言

峰便臥倒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峰曰虛生浪死漢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燄落寒灰

投子青

鏡清在雪峰普請次峰問瀉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與麼道那曰雖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師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鑿地去
靈隱泉云雪峰探竿在手影艸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藉

鏡清因僧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怎受方便僧禮退後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它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它問否師曰無曰未審意畢竟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翠峰顯於怎受方便處云死水裏浸卻有甚用處於
兩處成龍處云猶較些子復云翠峰不是減鏡清威
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
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太險雖然語險怎奈用
得者一點親還會麼莫怪鏡清多意氣它家曾謁聖
明君 昭覺勤云鏡清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營費葛
藤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未審師意如何劈脊便
棒非惟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 南堂欲云鏡清
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翠峰
要減它威光與者僧相見且款款地山僧見處也要

諸人共知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直下悟去裂破
古今 古南門云翠峰也則放過是什麼源其源待
甚三十年劈脊便棒何故是真難掩是僞不昌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
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保寧勇

冰凌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修竹
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聞賁

源泉滾滾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
墨幾人換卻眼睛來 寶葉源

一家有事百家忙招得人譏短又長卻羨太華山上

士終年無語落商量

水月應

鏡清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作麼生曰
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作麼
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
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翠峰顯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者僧若能
慎初護末棒須是鏡清自喫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
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
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已要不迷已如今喚作
什麼聲 瑯琊覺云得卽得大似平地陷人 法雲
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得麼良久云
事難方見丈夫心 元叟端云鏡清有年無德愛討
便宜者僧逐色尋聲合受屈辱當時見它問簷外是
什麼聲便好與一喝更或如何若何拂袖而去直饒
鏡清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勝法法云瑯琊
雖解拗直作曲決定不知是什麼聲 理安洸云爐
鞴不熱頑鑛難鎔當時待伊道和尚作麼生劈脊便
棒非惟剝絕者僧亦乃頭正尾正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
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霏

翠峯顯

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洎不迷已
處出得身來體未明

月堂昌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

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見還同不相識

正菴顏

丫鬟女子語如癡終日無心理織機化作望夫山上
石不知郎去幾時歸

月江印

半牕秋雨滴更殘惱亂佳人寢不安一段孤懷誰共
委和烟散入洞庭瀾

遠鑑鏡

鏡清問僧趙州喫茶話你作麼生會僧出去師曰
邯鄲學唐步

翠峰顯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辨得
出與你茶喫 南堂欲云鏡清親見者僧是邯鄲人
翠峰因甚道不是拈拄杖畫一畫云有口不得茶喫
者多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

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
日爲甚麼卻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教曰明教今日失利

昭覺勤云道有也失利道無也失利請譌在什麼處
今日或有問崇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云不在
者兩頭它或道因甚如此但云崇寧今日失利與古
人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峰頂
立不露頂一人向淡淡海底行不溼腳是則也是未
免有些譎譌今日或有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

也無祇向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
些神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盃盃峰一擲擲過恒
河沙世界外驚得僑陳如怕怖悵惶倒騎露柱跳入
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峰安樂山神忍俊
不禁出來攔胸搗住云尊者你旣稱阿羅漢出三界
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
者一問不勝懔懔卻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
胸點肋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它
問新年頭佛法爲什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
瞞人良久云杲上座今日失利 天寧琦云有佛法

無佛法盡被鏡清明教二大老當頭坐斷不許後人
搏量妙喜以虛空口掉廣長舌將三千大千世界過
現未來佛及衆生真如凡聖陰陽寒暑乘除加減束
作一句卷舒無礙收放自由管甚麼新年頭舊年尾
道有也得道無也得誰敢正眼覷著若到天寧門下
更須勘過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同稚子歌 大
覺昇云一人道有一人道無二俱失利膽大心麤大
覺有三十拄杖一時發付且道在鏡清分上明教分
上二僧分上若檢點得出可與古人把手同行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

勒卻向雲中大哮吼

懶菴樞二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
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七寶杯酌葡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
見閒把君王玉笛吹

心聞賁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
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艸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罷不
停聲

圓悟勤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
去謾將雙劍定雌雄

雪堂行

順風篙又逆風篙浪激濤崩興轉豪一曲不知天地
悄至今人爲羨風騷白巖符

寒暄難測是梅天一日陰晴變幾番簷下紙牕乾又
溼門前石逕溼還乾雲菴量

刻石煮海水皆能致國富霸業雖云成殊非王者度
子日韻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孟春猶寒

劍門永云劍門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
向道孟春猶寒 鼓山賢云二語旣是一般因甚麼

有異善知時節同露春光則不無若是新年頭佛法
俱未夢見在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鶉鳩聲師曰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已菴顏

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
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
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雁驚起後池秋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紫驚起後池

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脣不露齒

方菴顯

鏡清問靈雲行腳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恁洎作米價會卻

大滌秀云靈雲祇解放出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卻何不更問你作什麼會它若擬對便與熱棒打出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艸裏漢

翠峰顯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箇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回 證果成云鏡清者漢大似

不打自招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駁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翠峰顯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鏡在當軒萬緣喪盡泥中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錘須鍛鍊自家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參玄士此去西天萬八千

佛鑑勲

河目海口釘紫鐵舌鷄宿鳳巢素非其鳴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

佛性泰

淘汰春光不許秋霜花半白始知羞擔簦重見清湖鏡水牯還從艸裏遊

鏡清住菴時有行者來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
問曰某甲定喚者箇作拂子菴主喚作什麼師曰
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卻拂子曰著甚死
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寶壽方云行者也不妨是
箇行家可惜菴主當時放過若不放過管取行者報
恩有分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者裏流出
從者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無準範

鏡清上堂良久有僧問祖歌如何唱師曰拖送醉
人酒曰與麼則孤負和尚也師曰猛虎不食伏肉
大覺昇云鏡清雖縱奪可觀卻乃添盃醉後大覺不
然有問祖歌如何唱向它道上大人與麼則孤負和
尚也可知禮也且道與鏡清是同是別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
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
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翠峰顯云幾被打破蔡州 圓悟勤云爛泥裏有硬
刺 古南門云者僧雖善成禡鏡清若論蔡州城打

破多時了也 法林音云我要問古南既是打破蔡

州城還我吳元濟來

直向波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來幾乎掣斷竿頭

線引得傍觀下釣臺

石溪月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曰蛇吞蝦蟇聲師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未寧鼎云若是俊俏衲子遂近前云某甲代和尚喫
三十痛棒不爲分外不但截卻鏡清舌頭亦顯自己
頭端尾正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卮菴顏

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

雪峯存嗣

叅雪峰峰知其緣

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惟
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
有峰審其解撫而印之

徑山琇云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驀被曾郎搗著胸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
曳笑倒南方大頂峰

竹屋簡

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
如何是劍師曰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盃下結

東便行至晚師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曰當時便去也師曰好與二十棒

雲居齊徵云者僧若不肖鼓山有什麼過若肖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 翠峰顯云諸方盡道鼓山失卻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是未免一時埋卻 東禪觀云者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活底鼓山好一口劍尚欠磨礮在寶壽方云盡道鼓山好棒惜乎遲如何是劍劈脊便與二十趁出若恁麼未夢見鼓山在 古南門云者僧藏鋒運劍被鼓山二十棒打得屍橫萬里雖然如

是旁觀者哂 百和順云盡道者僧不肖鼓山殊不知鼓山當門懸一口劍已是屍橫萬里可惜末後添二十拄杖便見賊過張弓

鼓山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舉以問僧曰汝作麼生會僧無語僧後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師聞乃喚侍者問汝爲者僧代語是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開先金云鼓山與侍者做處不密總被者僧一狀領過祇如開先亦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

與祖特地隔天涯諸人又作麼生會

國師養子太慈悲入艸何如出艸時射到九重聖箭

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石溪月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

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卽得

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滴全無 雲蓋本云鼓山雖

則揮竿影艸未免將曲作直道林則不然作麼生傷

風山中無別藥門外有青松 廣教玉云鼓山垂鉤

四海者僧拽裾龍門雖然拳踢不施卻也師承有據

諸方盡道鼓山龍頭蛇尾殊不知者僧被鼓山推在

百丈深坑裏了也直至如今出頭不得 城山洽云

鼓山把定封疆不許半人來往爲甚麼卻放過者僧

不見道獅子不喫鷓鴣殘俊鷹不打臥兔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

令那邊渾不許人行

虛堂愚

雷聲浩浩雨全無浪說將軍智用疎誰識孫吳機莫

測時舒時卷總由渠

永覺賢

萬丈寒潭下一鉤水光清冷逼人眸錦鱗不見衝風

浪卻有盲龜強出頭

拙菴朴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雪峯存嗣

上堂一夏與諸兄弟東

語西話看翠巖脊毛還在麼長慶曰生也雲門曰
關保福曰作賊人心虛翠巖芝曰爲衆竭力禍出
私門

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門按後施行
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普州人送賊 昭覺勤
云翠巖坐斷天下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因事長智
保福是精識精雲門據款結案雖則宗風競酬還截
得翠巖脚跟麼不躡前踪試道看 薦福行云翠巖
開眼尿牀問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問處若問
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拄杖穿卻嘉州大象你

諸人提起坐具且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承天
宗云盡大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
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圈圍不得所以保福云作賊
人心虛正是上它機境雲門云關大似夢中爭力長
慶云生也隨語生解祇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
畫圓相云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圍 大
瀉泰云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同道者方知長慶云生
也隨語生解雲門云關塞斷咽喉若有問大瀉又作
麼生拈拄杖卓一卓云一串穿卻 報恩秀云善竊
者鬼神不知旣爲保福天童覷破翠巖不是好手殊

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被翠巖一莖看毛一時穿卻
鼻孔 徑山秀云翠巖也是和麩糶麪又云一隊無
孔鐵錘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
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真假
長慶相諳看毛生也 翠峯顯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逃真逐妄掩關雲門
秋江月亮潦倒翠巖看眼上 黃龍新

金鎚血色透雲袍閩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
窟碧潭淡處釣鯨鰲 南堂靜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
木欲來火裏浴金塵 伊菴權

作賊心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感保福雲門也垂鼻
欺脣翠巖長慶也修看映眼杜禪和有何限剛道意
句一齊剗埋沒自己也飲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牆
擔板 天童覺

春風起處借刀割水抑之揚之情何自己詭遇而思
獲十禽穿楊而不惜一矢雖然轉眼能藏用箇箇無
視長者子 伴我侶

翠巖因座主請就講筵齋師曰山僧有箇問頭道

得卽齋乃拈起胡餅曰者箇還是法身麼曰具師以胡餅就口曰與麼則喫卻法身也主無對

雲門偃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天嶽晝代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明因懷代云不謂宗師家也作恁

麼見解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

雪峯存嗣

因玄沙問我觀如來前

際不來後際不斷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曰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曰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曰教誰委師曰和尚不委沙曰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云喚什麼作如來

雙雙玉樹瑩無瑕不比秋江兼與葭清夜同吹月下

笛更淡猶奏落梅花

澗菴怡

長生因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者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者師僧得恁麼發人業

薦福如云長生與麼答話大似隨人腳跟轉 具宜開云者僧掘窖待埋長生引項待斧若是無明佛性再等三生六十劫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

雪峯存嗣

因僧問忤逆之子還受

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

江天銓云者僧也是借飯博人喫致令鵝湖一張口
開了合不得雖然者僧是作家

棄金如棄涕長嘯作生計一次入江流渾身清白裏

厂阿蠹

宗鑑法林卷四十六

終

宗鑑法林卷四十七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福州安國弘瑄禪師

雪峯存嗣

舉國師碑文曰得之於

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

謂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豎拳

曰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肖亦豎拳曰祇為喚者箇

作拳頭

翠峰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瀉秀云翠

峰安國盡爲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卻逐隊隨
行 天童華云若見得翠峰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
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梅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
東禪觀云者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翠峰
之譏翠峰不能免大瀉之議可憐者隊漢不奈一箇
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祇向道休何謂如
此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南堂欲云我不似
安國論得論失一語兩意拈拄杖云我此拄杖能殺
能活活中有殺殺中有活或則殺活同時或則殺活
不同時若善用去世出世間無法不備便乃縱奪可

觀卷舒無礙若用不得總是無繩自縛漢 笑巖寶
云大小安國腳跟未點地在 古南門云安國也是
自起自倒喚作拳頭道失得麼不可喚作拳頭道得
得麼祇爲喚作拳頭若向得失上走有甚了期翠峰
雖則動絃別曲要且不出此老圈圓畢竟如何展手
云急須著眼看仙人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雪峰存嗣

因雲門到得數日纔上

來問訊恰值師下來便問什麼處去門曰親近去
師曰亂走作什麼門曰暫時不在師曰什麼處去
來

翠峰顯別云好與三十棒 承天怡云雲門說甚暫時不在正是終日門外亂走洞巖雖則長年在家要且住處也不知

太原孚上座

雪峰存嗣

初在揚州光孝寺講三德法身

因禪者笑乃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悟扣禪者門禪問阿誰師曰某甲禪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宮商至今夜夜維揚

客空聽樓頭聲斷腸

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

冷海棠枝上月猶明

懶菴樞

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

許早開關

晦機熙

淒涼南國宿孤城客夢悠悠睡正深畫角一聲驚覺

起杜鵑啼在隔花陰

元菴徵

太原叅雪峰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卻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

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雲門偃因僧問那裏是觸忤處門便打 翠峰顯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得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孚上座具什麼眼又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至明日道知是般事便休果然 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惑亂一上祇者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承天宗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祇在雪峰圈圍裏 南堂欲云眼眼相覷心心相知雲門便打棒頭有眼明如日

翠峰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要識真金火裏看
法忍謚云那裏是孚上座觸忤處雪峰云知是般事便休且道伊知什麼事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淡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
羸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海印信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犍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 杵巖玉

太原到投子子曰久響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師
作掌勢子曰老僧招得師便出子曰且聽諸方斷
看師回首子便打

玄沙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白巖符云二老雖則
手親眼便怎奈互相屈辱

太原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
老兄先道曰於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甯山
卻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
之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昭覺勤云崇寧又不然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麼
處但驀口便掌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
鼓山雖見機未免穿門戶搖扇太原孚播弄閒家具

山中春色淡飛花落無數 佛慧泉

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峰前眼瞠瞠敢道鼓山無鼻

孔叢林千古笑嘻嘻 正堂辨

好來八面看廬山壁立川行共解顏谷口雲橫如破
絮未容倦鳥一聲還 梅翁杲

太原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
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
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
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
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它家自有通霄

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
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卻
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渠有語在師曰者老凍儂
猶有鄉情在

馮山喆云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者裏便
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
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惟瞞他亦乃自
瞞要會麼相如曾奪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寶
峰文云待道好隻聖箭中路折卻了也卻問他你道
什麼他擬舉便痛棒打出一使孚上座已後作箇本

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增其鋒鋌三與禪門作箇真正
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 保寧勇別鼓山
語云孚上座我也知你是箇惡人 徑山杲云甚麼
處是聖箭折處有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
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
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
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卻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
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者賊向什麼處容身
當時可惜放過卻成箇不了公案祇今莫有爲古人
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天寧琦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甚生意氣孚
上座卻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妙喜謂孚上座
是一枚賊漢向鼓山面前納敗闕歸騎賊馬殺賊蒼
天蒼天大凡事不孤起當時雪峰祇因賣弄者一隻
聖箭子致使勾賊破家若也齧定牙關誰敢無風起
浪便是盡大地稻麻竹葦化作衲僧要勘鼓山也無
啓口處天寧不是貶駁古人聖箭子是什麼廁草莖
拋向垃圾堆頭著更問他折處且莫尿沸湯好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翻頭上楮冠斜

絕象鑒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亂紅飛

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風前知的
確雙雙跳入是非窠

雲門澄

江天空闊水無痕兩岸蘆花笑月明長笛一聲驚宿
雁令人徒悵釣魚情

山谷波

太原掌雪峰浴室一日玄沙至雪峰曰此間有箇
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乃到浴

室見師打水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也曰什麼劫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卻入方丈白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

理安問云孚上座略展鋒鋌卻被玄沙據定雪峰到底具大人之相不謬爲一千五百人善知識還有人檢點得出麼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象王象子儘相隨岍上人看蹄蹋蹄香艸細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虛堂愚

姑姨姊妹一家生抹粉塗脂把席登逗到炎炎當午

日通身雨汗得人憎

石雨方

大鑑下八世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

玄泉彥嗣

僧問風恬浪靜時如

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

客猶把南鍼定所歸

石林輩

黃龍因僧問禪以何爲義師曰以謗爲義

雪堂行云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代祖師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方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恒沙數怎似雙

峰謗得親 天寧琦云若有人問南湖禪以何爲義
向他道以贊爲義且道謗底是贊底是眼見則瞎耳
聽則聾口說則啞心思則窮天際雪埋千丈石洞門
冰折幾株松

黃龍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
解救資麼師曰解頭曰且救資去後到玄泉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阜角曰會麼師曰
不會泉放下阜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
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
頭曰你還解救資麼救資也祇是解黏和尙提起

阜角亦是解黏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
省

幻寄稷云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
下脫卻毛角尙未免牽犁拽耙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羅山開嗣

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

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它拈卻三
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
日爭識得者瓜州客

泐潭清云明招祇識得瓜州客且不識國泰直饒識
得也未夢見俱胝老在

明招違和國泰來問疾纔入師便曰阿哪阿哪淡
師叔救取老僧泰曰和尚有什麼救處師舉頭一
覷曰咦眼子烏律律地依前是箇舊時淡上座乃
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徑山印云明招若不轉身面壁有甚面目見國泰一
疾尙不奈何豈況出入生死

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
沒尾巴

浪山嶼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且道第七箇是虎不
是虎若定當得出許你橫行天下不然切莫向尾巴

上作活計

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
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珪

第七於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悻悻爭唇
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徑山杲

第七箇兒旣無尾碧眼黃頭笑破棗慣向當陽弄爪
牙哮呌一聲清風起

浪山嶼

明招擁爐次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
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師指火曰
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曰非但某甲盡

大地人喪身失命師曰你因甚把髻投衙

徑山杲云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
頭尾圓全雲門與你拄杖子 天寧琦云不解拈出
火裏着毛未知四句中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妙
喜道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直饒妙喜道得
頭尾圓全句天寧拄杖子未放伊在 愚菴孟云前
不遘村後不迭店且幸畱得火爐子在

明招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
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
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你要識

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

天童華云我聞獨眼龍果然祇具一隻眼忽有衲僧
出來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劈脊便
棒更問如何是一人所在便與連夜趕出何故一不
做二不休 嵩乳密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且
道者裏是一人所在是半人所在拈竹篋擊一下云
土地前更著一分

陷虎須還有險機放收誰敢透重圍憑空弄得泥團
活瞎漢偏生惹是非

覺浪盛

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

白飯請些子師打兩掌度曰將謂白飯元來祇是
麩飯師曰癡人棒打不死度至晚舉似諸禪客師
近前曰不審度曰今日便是者上座下兩掌有瑫
上座曰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師曰就裏許
也道道瑫無對師曰是佉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
卓向尿闔下來日相見珍重

天童傑云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昏水
相潑渾身無一點溼是他明招踢著者些子自然用
出閒閒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

見他道元來祇是麩飯連顯更與兩掌且教者漢疑
三十年

明招一日去保寧於中路逢見保寧師便問兄是
道伴中人乃自點鼻頭曰者箇闔塞我不得徹與
我拈卻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
洎賺我踢卻一緇艸鞵便轉國泰代曰非但某甲
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什麼以已方人
承天怡云明招祇管教人爲他拈卻鼻孔不知自己
落盡許多眷毛

明招因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挂彌勒幪子師指

彌勒佛喚曰菴主主應諾師曰者漢還徹也未主
無語師曰黃連和根煮也未是苦後國秦代但合
掌曰善哉善哉師曰和尚與它隣舍住菴卽得

云腳跟不點地明招不妨料揀得到雖然也

是也是

攀將玉蕊插雲鬟無奈佳人竟不觀特地毛寒公子

貴秋波漾轉意閒閒

粟菴鼎

明招參勝光和尙纔跨門光便垂足師曰伎倆已

盡拂袖便下

承天怡云明招逞俊一時自納敗闕勝光伎倆雖盡

坐致太平

明招上堂衆纔集便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

命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後到方丈

師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打散

薦福燦云風頭稍硬且歸煖室商量鉤頭有餌大衆

隨後到方丈黃連未是苦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

杖一時打散可惜黃金如糞土復云明招先鋒有作

殿後并吞可惜衆中無人當時若見道且歸煖室商

量便好一時散去教者老漢要歸方丈未可在

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祇見西風刮地豈知

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爲與塞咽喉須知高
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

佛慧泉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開福寧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瞌睡來卻笑明招閒費
力無端兩處強安排

鼓山珪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
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猴與龜交割不開呼來遣去絕疑猜及乎話到諍譌
處又卻心肝不帶來

芥菴大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長慶稜嗣

普請挑泥次中途按拄

杖問僧上窟泥下窟泥曰上窟泥師打一棒又問

一僧僧曰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

泥擔叉手曰請和尚鑿師便休

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怎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
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鑿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
何折合 天寧琦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招慶因長慶問你每日口謗謗地作麼師曰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
待尉遲來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地

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六韜三略古堪誇不動干戈見作家師子窟中無異獸當仁不讓似無爺

雪澗奉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長慶稜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

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你試作師子听看曰若作師子听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翠峰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檢點得出麼古南門云者僧且置忽

若據令報慈合喫多少棒清化嶼云主善驗賓賓

能看主可謂二俱作家若是山僧祇管盡法不顧無

民仁王教云末後道放汝三十棒是賞是罰

婺州報恩曉悟寶資禪師

長慶稜嗣

因僧問波騰鼎沸

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與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隨也又曰我話亦隨汝作麼生僧無對

青莎一徑入雲深峭壁霞生日暮林擬把胸才酬物

外阮劉仙跡漫追尋

栗菴鼎

泉州太傅王延彬居士

見長慶稜

入招慶佛殿指鉢盂

問殿主者箇是什麼鉢主曰藥師鉢士曰祇聞有
降龍鉢曰待有龍卽降士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
作麼生曰它也不顧士曰話隋也

雲門偃別殿主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玄沙備
別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 保福展別云歸依
佛法僧 百丈恒別作覆鉢勢 瀉山喆云殿主祇
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傅神威旣逞殿主鉢盂猶覆大
瀉當時若見道拏雲攫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
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祇得振威斥慤 白巖
符別云我若在以手指空云放爾爲霖霄漢去復指

鉢云莫教恣卻此中來當時殿主下得者番手腳管
取太傅屈膝有分

太傅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昭把銚忽翻卻茶
銚士乃問茶爐下是什麼朗曰捧爐神士曰旣是
捧爐神爲什麼翻卻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士
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卻向外
邊打野裡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翠峰顯云當時但蹋倒茶爐 瀉山喆云王太傅大
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
便大瀉若作朗上座當時見問爲什麼翻卻但呵呵

大笑何故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瀛山闇云王太傅
如秤衡上星見斤兩分明雖然却被招慶明招捉敗
且道捉敗在什麼處

太傅因長慶舉雪峰豎拂示僧其僧便出慶曰若
據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士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慶曰洎合放過

承天怡云長慶祇顧證父攘羊累他雪峰一千五百
人底善知識也被箇俗官勘破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保福展嗣僧問如何是妙覺明
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瀛山闇云知時識節須是報慈若論妙覺明心未夢
見在且作麼生是妙覺明心喝一喝

泉州昭慶省燈禪師保福展嗣隨福入殿福舉手問師
佛與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椀

我自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永寧鼎云保福已是倚艸附木那堪昭慶更頭出頭
沒若能別立生涯佛法未致掃地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保福展嗣因僧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師曰作麼生日恁麼
卽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

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高峰妙云大小高安被者僧隨後一逐如鼠入牛角
相似直至如今轉身不得莫有救得底麼且待來年
舊歲新年作問端高安從此放顛預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畱取倚闌干

懶菴樞

樓上嗚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中迷如今要識不遷

義日出東方夜落西

無機惠

福州鼓山智嶽了宗禪師

鼓山晏嗣

至鄂州黃龍便問

久響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
斑蛇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

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
則被它吞卻了也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瀛山問云今日撞著箇買劍客三十文貨與一口

白巖符云黃龍一等做處與奪得宜不媿爲巖頭嫡
孫然冷地裏不知不覺直爲鼓山吞卻還有人辨得
出麼

良將從來不帶刀奪他弓馬著他袍生擒活捉狼烟
息方見男兒韜畧高

雪礪奉

衝鋒欺敵人返被人所縛臨陣占先機還他有神畧
歸仁豐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雪峰存下
睡龍溥嗣因僧問家貧遭

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不能盡底去

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反成家賊師

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

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

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

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

徑山杲云絲來綫去弄精魂 天寧琦云家無白澤

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

斷更無一物獻尊堂己菴顏

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城隍出壇震動一方繩直瑯

一回落賺一開眸無卓錫時暗自羞野老忘機天地

靜卻將心事寄看頭法林音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德山鑒下三
世白兆圓嗣僧問色

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

湛如藍

徑山杲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愚菴

孟云試問大龍還曾夢見堅固法身麼 廣教玉揮

拂子云會麼昨日是三十今朝乃初一展事投機知
不知野老愛閒烟樹立無限輪椎劈不開古今空射
轅門戟擬不擬如山屹三更半夜過牢關忠言不避
風前泣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
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驅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明覺顯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峰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
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地藏恩

雲散蟾輪滿烟收嶽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天寧璉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踢武陵谿畔
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無準範

襄州白馬寺行靄禪師

白兆圓嗣

因僧問如何是法身

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卻月

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燮理盡歸臣相
事輪王不戴寶花冠

丹霞淳

大鑒下九世

睢州黃龍繼達禪師

黃龍機嗣

因僧問黃龍出世金翅

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好手從來不避人輕輕拈起鐵崑崙饒伊八臂那吒
力有甚機輪解轉身頰吉祥

棗樹第二世禪師

黃龍機嗣

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
麼道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
也

昭覺勤云凡爲宗師言不虛發者僧既是閩中來有
何俊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還見得諳譌麼若見得
方信道棗樹在山僧拂子頭上無風起浪好肉剜瘡
其或未然老僧罪過彌天 法林音云沒量大人被

語脈裏轉卻

棗樹因僧辭乃問若到諸方有問老僧此間法道
你作麼生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
曰祇者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
眼底佛師曰祇者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帀而去師
曰善能抵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
麼師敲禪牀三下

昭覺勤云棗樹有口如啞者僧有眼如盲遶禪牀一
帀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折箭盡

嘉州黑水和尙

黃龍機嗣

叅黃龍乃問雪覆蘆花時如

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
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承天怡云黃龍艸艸打著終是盲枷瞎棒黑水因而
悟去敢保猶欠惺惺

高竿百尺倚雲浮香餌曾施十二牛幸有錦鱗衝浪
至者回不枉下金鉤

克如康

宗鑑法林卷四十七

終

宗鑑法林卷四十八

集雲堂編

大鑿下七世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雪峰存嗣

示衆人人自有光明在

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自己光明自代曰廚
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

愚菴孟云雲門代兩語一語水裏拈星一語山頭張
網大唐國裏打鼓新羅國裏鳴鐘料掉沒交涉請歸
堂喫茶 靈巖儲卓拄杖云廚庫山門一擊洞開了

也杓大盃小一任諸人檢點畢竟光明在什麼處不見道開口卽錯擬心卽乖

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翠峰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廚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雲端

夜明簾外千峰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踪滅迹不立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廚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

龍明月珠

圓悟勤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

庫此時明暗自分明

蔚嘯巖

風光九十幾回新花落花開夢裏身盡說明朝是初一眼前誰是惜春人

思懶融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鐙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鐙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靈隱禮云雲門恁麼告報雖則出就藏鋒者裏又且不然四威儀內萬象之中中有一寶秘在當陽以拄杖卓一下云會麼海神知貴不知價畱與人閒光照夜六菴靜云雲門恁麼說話顯異惑衆我者裏則

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燈籠
祇是燈籠佛殿祇是佛殿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
相識猶如不相識 雲菴悅云雲門田地穩密神通
妙用則不無若較解黏去縛猶欠一著在

看看古岍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
自看 翠峰顯

看看野艸閒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煙雲飛過

瀟湘岍 瀉山秀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拶破面門
兮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黏去縛罷卻干戈百艸

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圓悟勤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

處祇在乾坤宇宙閒 佛心才

收卷餘懷厭事華歸來何處是生涯爛柯樵子疑無
路挂樹壺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影秋風雪陣擁

蘆花寒魚著底不吞餌興盡清歌卻轉槎 天童覺

隱隱邨煙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

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斷橋倫

弓絃走馬驀相逢覲面全提未見功拈出輪王三尺

鐵直教血濺梵天紅 高峰妙

大無外小無內塞壑填溝泥團土塊倒騎佛殿出三
門露柱燈籠卻不會笑隱訥

柳媚花嬌繡戶春鶯歌燕語訴閨情鍼鋒觸著丁香
結搥碎瑤琴月二更顧菴智

花放滿園林風前獨抱琴高山與流水千古幾知音
樵子玉

雲門示衆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
一句來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天童覺云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沖

去卻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蹋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艸茸茸煙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翠峰顯

冰消河北岼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上方益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

管鉢盂兩度溼無著總

昨夜瓶始盡今朝瓮更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鐵容玄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
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卻巫山總是煙 法雲秀拈拄杖卓一下云者個是聲色那個是道心良久云世閒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五祖演云東山卽不然乃以手作打杖鼓勢云棚八囉扎 黃龍清云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餠餅裏討汁 南堂靜云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瓮裏睡 徑山杲拈拄杖云者個是色卓一下云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

米失卻半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冶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燈籠露柱祇得眼睛突出卓一下 天寧琦云汝等諸人不是不聞聲因甚麼不悟道不是不見色因甚麼不明心雲門恁麼提撕妙喜恁麼判斷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淡 仰山欽云跛腳阿師撫憐赤子動則倒腑傾腸祇是做造倉忙帶些黏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云家家觀世音 伏龍長云大小雲門祇在聲色裏頭出頭沒者裏則不然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博山來云聞聲

悟道虛空敲不響又作麼生見色明心清風無形質
又作麼生唐言梵語卽不無觀世音菩薩入普門三
昧雲門者漢向甚麼處摸索 圓通善云韶陽老人
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卻向延壽拂子頭上入方
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
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欄杆
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慈受淡

頓超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
花落鳥啼巖下寺月明人喚渡頭船

雪菴瑾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怎肯落今時見
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簡翁敬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長連牀上有粥
有飯

獅林則云跛腳阿師祇會現成受用不知稼穡艱難
若問老僧卻向他道元日人日未有不陰料想今年
桃李貴不如井底種林檎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
圓明刪去顧字謂之鑒咦叢林目雲門顧鑒咦有
抽顧頌

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計
策到頭於此也難施

北塔祥

韶陽一鑿生鐵酸餡直下齧破莫怪相賺

鼓山珪

韶陽爲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

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典牛游

軟如特石硬如綿顧佇纔生鼻孔穿扇子休嫌難捉

摸鯉魚端的沒絲牽

平陽恣

已入吾門不再三祇於顧處越重關可憐擬議成途

路要轉靈機直下難

三宜孟

吹毛寶劍着端挂劈面誰能保命全叉手進前聊擬

議等閒血濺四禪天

卽中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
報

徑山杲云讀書人旣到者裏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
不是冤家不聚頭 天童悟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
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祇如相見後又作麼
生乃云君向瀟湘我向秦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徧囑讀書人若
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
韻詩

覺海元

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沒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

讀書人報來豈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目禮

讀書人報來孔子笑哈哈祇因聞韶美三月也喫齋
法林音

雲門上堂眼睫橫互十方着毛上透乾坤下透黃
泉須彌山塞卻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
得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鬪額

愚菴孟云上南京船往福建去北京人來爲什麼不

得江西信試道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僊掌
露夜淡猿叫月當軒

投子青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鬪縱橫洞門疑是雲遮
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楊無爲

雨餘江上兩三峰堆疊煙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
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佛鑑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徑山杲云雲門祇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
日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向道蟪蛄眼裏放夜市大
蟲舌上打鞦韆 天童悟云通玄又且不然今日有
人問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未劫不忘 白巖符
云韶陽與麼答話笑殺天下人者裏有問透法身句
向道本舖發賣南北川廣生熟藥材下顧者認招牌
爲記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鉤
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翠峰顯

南嶽峰高北嶽低行人泣路兩遲疑火星昨夜移牛

斗照見西瞿人不知 投子青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僊拏月澄江

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天衣懷

五陵公子遊春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

貴等閒不耐幞頭何 白雲端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輓底流今

古華嶽三峰頭指天 三祖宗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畱與人閒伴月明 五祖演

透出毘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招天師
訣也解交乾步蹋罡

張無盡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穿明
月自與桃源一派通

開善祖

天地廣無邊云何藏北斗跛腳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天目禮

紫微花醉罵荷花輸卻荷花不理他惱殺紫微誰抵
命風吹楊柳亂如麻

紫柏可

問固希奇答亦巧言前薦得猶遲了人皆愛月夜眠
遲我獨惜花春起早

顯聖澄

武帝祀甘泉女人浴渭川乳長七八尺北斗在人閒
偃亭挺

雲門示衆與你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
供養你與你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與你
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僧
下去

徑山及云雲門氣宇如王乃作此座主見解山僧者
裏道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將黑豆換你眼睛說佛
說祖是將木樵子換你眼睛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
魚目換你眼睛歸依佛法僧下去 焦山乘云我又

不然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將陳葛藤絆殺你說
佛說祖是將乾矢橛熏殺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
栗棘蓬鯁殺你歸依佛法僧下去 湘翁云云雲門
氣宇如王開口得恁麼寒薄白巖別有道處我若說
佛說祖是剝名品荔枝供養你若說菩提涅槃真如
解脫是烹龍肝鳳髓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
攪酥酪醅醐供養你歸依佛法僧莫錯認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 滄遠髓云二大老一人向瑪瑙街前鬪
富一人在琉璃殿上鋪錦頓使大地衆生貧者得富
裸者得衣饑者得食愚者得智山僧又且不然若說
佛說祖是傾海水灌塞你鼻孔若說菩提涅槃真如
解脫是將毒蛇齧破你心肝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
將須彌築瞎你眼睛驀拈拄杖云正恁麼時且道歸
依個什麼良久復卓云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卻
是非難 法林音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拈拄杖云
超佛越祖說佛說祖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向甚處去
也卓一下云洎合打破蔡州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錘重下楔閣浮樹下笑呵呵
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翠峰顯

對一說遼天鵲萬重雲祇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
東西無處討 正覺逸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
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言
如截鐵 圓悟勤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
牛吞卻月 佛性泰

對一說較奇絕白額大蟲新出穴風行艸偃吼如雷
牛羊不見流鮮血韶陽老失一椽 三宜孟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

曰倒一說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 翠峰顯

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 正覺逸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跡空雲鏡花水月教見獅子
迷踪訣上樹老貓安身法活鱖鱖倒一說等閒翻卻
狐狸穴 圓悟勤

倒一說六月紅爐飛片雪昨夜海神怒氣瞋一鞭擊
碎珊瑚月 湛然澄

倒一說難語決鏤塵折縷重披洩雲起南山雨北來

大抵不是晴時節白白白梅花香冷霜天月三宜孟

倒一說超途轍靈椿不挂枯椿雪無端露柱兮生狂

帶累崑崙兮喫跌別別碧眼黃頭猶未徹白巖符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

水

翠峰顯云直饒多口阿師也難下柴 報恩秀云者

僧問處直要人當面拈出雲門恁麼道是拈出不是

拈出 資福廣云何止鉢裏桶裏直得通身徧身猶

見有饑渴者且道過在什麼處 其天浩云連日半

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

木巖前文殊縮項臘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麼不合

無端饒舌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柴北斗南星位不殊

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裨長者子

翠峰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峰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

不如來祇個堂堂觀自在天童覺二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擬思便落二三機

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

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

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
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元菴慈

雲門上堂拈起拂子曰者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
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曰特舍
兒擔枷過狀

愚菴孟云是時天子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
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梅檀香風悅可衆心漆桶不
快請過一邊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

壽昌梅云者僧問似一寒瘠之夫室同懸磬不過欲
求升合以度朝昏雲門老漢如大富長者出手便將
個摩尼珠拋在面前祇是此僧不解受用會麼臘月
二十五乾坤開萬古一登金輪峰諸山不足數
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艸生塚上添新土
真淨文

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畱得杜鵑啼月明

大洪遂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峰寒梅破萼啐啄公子
風流鳴木鐸

松源岳

春暖和風柳眼青碧桃枝上
囀黃鶯眼前一道如弦
直無奈遊人不肯行

青門林

雲門到廚下問僧作什麼曰設供師曰你是甚麼
人曰某處人師乃喚典座與者上座設卻供

瀉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卻成多事當時便回去免
見挂人脣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昭覺勤別云一不立 旭峰焯云六不收一不立敢

問天下衲僧何者是法何者是身衆中若有箇道得
透法身句不妨與二尊宿把手竝行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
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卻對乳峰

宿

翠峰顯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
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白雲端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畱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圓悟勤

村歌社舞那伽定癩狗泥豬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
法優曇花現十洲春

秀巖瑞

六不收兮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

風掃盡浮雲月照壁

掩室開

一不立六不收青山不動水長流僧堂路僻無人到
日卷湘簾看白鷗

薪傳瀾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

東山演云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艸鞵又云靈龜拽尾
徑山杲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餠餅要且無超佛越
祖底道理 松隱然云妙喜一手擡一手搦未免話
作兩橛既是好一枚餠餅又無超佛越祖底道理且
道妙喜還有爲人處也無 天童傑云雲門信口垂
慈不費心力者裏則不然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向

道清晨喫白粥午後更不饑 天寧琦云築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餠餅恣情食湖南展盃新羅
齧大食波斯索渡船

慈明圓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餠餅築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諠譌

翠峰顯

雲門餠餅模樣小怎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
眠誰問西來閒達磨

白雲端

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割用鉛刀

道場如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

行

昭覺勤云者裏則不然有人問向道薰風自南來殿
角生微涼 高峰妙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惹其本
源天地懸殊 龍池傳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向道西河火裏坐 雲門信云東山水上行
則不難須彌安柴上如何理會 理安問云二老答
處不是高峰大難委悉諸人切不可錯會有問理安
諸佛出身處但向道吾常於此切 愚菴孟云韶陽
昭覺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着毛中挂五須彌鼻
孔裏藏四海水要扶個諸佛出身處厓州萬里 烏

石道云雲門脚跟浮逼逼未嘗點地圓悟坐在家舍
寸步不移總未會在若有問烏石但向道奇怪石頭
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舉步落溪坑誰知獨足拖泥
水不薦回途十萬程 雲溪恭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湛堂準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阜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艸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沙蜂爛醉和衣倒 或菴體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巖懸花倒生

覺報清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
拍一曲涼州恰二更

石菴珞

秋林落葉滿欄杆砌下蛩聲枕上寒最是月明風定
夜溥溥玉露滴金盤

惟菴然

淡蕩秋光露幾行高低呬唔送斜陽聲聲爲報湘江
客此去衡陽是故鄉

法林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理安問云驚羣句直是驚羣奇特事不妨奇特雲門
大師可謂硬峻一時汝等切忌向者裏齧嚼

稽首金容乾矢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
生凡聖從教同一舌

佛鑑懃

雲門乾矢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挂
徑山杲

問處分明答處親半同含笑半同瞋君看陌上二三

月那樹枝頭不帶春

惠因淨

門外小人至門內有小人一掌一握血一棒一條痕

噫桃花破浪漁舟穩萬里征人泣斷魂

石雨方

鷄冠花當當頂上胭脂搽秋初夏末紅滿樹卻被那
杭州城大井巷東首住底王媽媽滿頭插得向人誇

高聲唱云好刷牙 三宜于盂

拆卻空王殿掀翻獅子牀太平無忌諱在在百花香
聖可玉

夜靜風清杜宇歌聲聲祇在舊烟蘿可中無限傷心

事不遇知音恨轉多 寒松操

食熊則肥食蛙則瘦春風料峭凍殺年少 牧日舒

梅檀樹子夜生蟲香折門前一檻風祇恐四鄰人不

信天明付雨爛成龍 漢關喻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昭覺勤云雲門善巧方便可謂卽事卽理卽隱卽顯

三句可辨一鍬撩空雖然如是黏皮著骨若有人問

蔣山但對他道穿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鍬試玉

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昭覺淵云雲門大似與賊過

梯今日有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向道落霞孤鶩齊飛

秋水長天一色 雲居莊云山僧則不然忽有人與

麼問但向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拈拄杖畫一

畫 信菴禪云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剗襟不妨好手

未免牽絲帶線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祇向他

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寧琦云

者僧若道個謝師答話雲門大師管取有理難伸山

僧則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拈起拄杖纔佇思打下
法堂免致諸方檢點 白巖符云者裏又不然樹凋
葉落時如何向他道分付爐頭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鍬遼空大野兮涼
颼颼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靜依熊耳一叢叢 翠峰顯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
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泉大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真如人不
會一川風月正翛然 佛鑑懃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
岍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泰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
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楊順

寂寂寥寥空索索徧界紛紛黃葉落東西南北絕遮
攔萬里長天飛一鷲 在菴賢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風穴沼別云瞎 大梅幟云二大老各奏宮商自成
曲調還有親疎也無 黃龍心云更道個瞎且圖兩
得相見

昔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解
會堪嗟剗肉作身瘡

洞山聰

頂上有來真個瞎輝天鑑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
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白雲端

昔之一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秤錘踢著硬如鐵

正覺逸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能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真彌
勒卻向靈山問世尊

瞎堂遠

韶陽一字昔日月臨下土船子釣華亭禾山解打鼓
不韻音

雲門曰百艸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曰俱

昭覺勤云劄復云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於須
彌大於芥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祇道得一半
或有問山僧祇向他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徑山
杲云昔復云俱劄昔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
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天寧琦云雲門俱少實多
虛昭覺劄了無交涉妙喜昔直須薦取者三個漢各
立生涯搖頭擺尾到處逢他溪山藏猛虎淺艸露羣
蛇 佛川宗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雲門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嚮

雪堂行云雲門答者僧話不得便休爲甚麼卻來鼓
粥飯氣以當生平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嚮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真淨文

啐啄之機嚮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霧霈漫天
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仙

白牯問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嚮
啐兮啄兮清機歷掌回頭轉轆範秦時舌上葛藤長

萬丈

心聞賁

雲門曰旣知來處什麼劫中無祖師自代曰某甲

今日不著便

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則不然旣知
來處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艸祇要驚蛇 梅逢
忍云壽昌不與麼旣知來處甚麼劫中有祖師亦代
云某甲今日小出大遇此語有負墮處若人檢點得
出許汝具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

吹毛寶劍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
也甌人攜首向南奔

北塔祚

吹毛寶劍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

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鋌如今四海狼烟
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法林音云兩路了也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

平有幾人

楊無爲

雲門一路坦而平任意東西放腳行好看綠楊煙破

處桃花沿礪鬪唬鶯

懿山德

宗鑑法林卷四十八

終

